

# 大船入港

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與腳踏車一起搭渡輪，上岸後再騎車到「旗後山」下，徒步循路登上山頂，在燈塔的景觀台遠眺大武山、壽山、西子灣和大船入港；或站在舊礮台的牆垣上，俯看細長的旗津半島，和那煙波浩渺海天交界處的小琉球嶼。

最好有風，讓頭髮飄亂；最好有鹹味，讓血液和海水交談；最好也有大船，讓心情跟著出帆。夕陽慢慢西沈，暮色漸漸四合，一天已近尾聲，海與天在遠方醞釀著詩、隱喻和神妙；在外海等候入港的船舶也點上了燈火閃爍不定，宛若夏夜璀璨的星空。我靜佇岬角等待，等待一幅最神妙的渲染水墨。夜幕更低垂了，旗後燈塔的光芒一遍又一遍，呼喚海上的遠行孤航。

我把這它當作從左營到打狗港鐵騎之行的完成儀式。登高環視，面迎海風，胸懷遼闊，心滿喜悅。

打狗港～獨一無二的水都家鄉！

## 1871 打狗港回首

踏著

一百五十二年前的文字足跡

輕輕

撥開 1871 年 4 月 1 日的時光濛霧

走了上來

與您一起站在這高處

遠眺同一個打狗港和沙岬

我常在那邊看大船入港

現在叫作西子灣

也常在那裡迎風送夕陽

我們叫它旗津海水浴場

或許 那時我們也曾經遠遠對看…

您來自愛丁堡 我是土生土長的

土著

您已經遠離多時 留下文字和玻璃版影像

我才能尋跡踏上



雖然兩棵糠榔樹已不在  
雙桅船也消失  
但昔日的遠山仍舊  
大海還是永恆的浪濤  
穹蒼萬里 白雲悠悠  
一百五十二年歲月如煙  
從眼前飄過

1871年4月1日蘇格蘭攝影家約翰·湯姆生(John Thomson, 1837-1921)從廈門搭船登陸打狗港(高雄港)，進行了一趟從打狗、臺灣府(台南)、左鎮、甲仙到六龜的內山攝影之旅。其實這趟航行原本並不在他的遠東中國行的計畫中，但是在馬雅各醫生(James Laidlaw Maxwell, 1836-1921)的盛情邀約下，湯姆生意外地踏上了福爾摩沙。

馬雅各是最早來台灣的基督長老教會醫療宣教士。1871年馬雅各準備返回英國，但是返鄉前打算再走一趟台灣教區。他在中國廈門恰巧遇見了蘇格蘭同鄉約翰·湯姆生，兩人相談甚歡，於是在馬雅各熱情邀約下，湯姆生懷著興奮的心情與馬雅各登船來到台灣，寫下了旅行中國時的意外篇章。

這趟短暫的旅程約只有短暫的兩個星期。湯姆生從打狗登陸後，在旗後、猴山(柴山/壽山)、打狗瀉湖(哈馬星)大約停留了三天。之後，再搭船北上到臺灣府(台南)，接著再朝內山地區行走，行經拔馬、崗仔林、木柵、柑仔林、瓠仔寮、甲仙埔、荖濃、六龜里、枋寮等化外之地，清朝官廷很少經營的「熟番」與「生番」交界之地，拍攝了許多難得的南台灣山海河和住民的影像。

湯姆生離台後，除了在一般雜誌發表圖文並茂的報導性文章外，更在皇家地理學會學術期刊(*Journal of the*



上圖：1871年湯姆生拍攝的《打狗港入口》(取自 Wellcome Collection)

下圖：現代的高雄港口。湯姆生應該是在旗後山上往壽山方向拍攝。比較兩者的地形景觀十分相似。

Geographical Society)發表《南台灣旅行紀錄/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.1873》，內容詳細記載他在福爾摩沙的所見所聞。1877年再將遊歷亞洲諸國時拍攝的影像與手繪圖配上文字編撰成《十載遊記/The Straits of Malacca, Indo-China, and China Or, Ten Years' Travels, Adventures, and Residence Abroad》。



湯姆生在打狗短暫停留期間拍攝了約 12 張港口、潟湖和沙岬等地的玻璃版照片，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在地影像史料。讓我可以 152 年之後，跟著他的足跡一窺歷史定格的打狗身影。

「…這裡有雙重淤積；一是海沙淤積，另一是河水帶來的淤泥，這兩種作用形成了綿延數哩的天然屏障，目前此處被一片極茂盛的熱帶植物覆蓋。沙洲的極北端與一條火成岩山脈相連，打狗港的入口就是由山脈的裂口所形成。這道長約六、七哩的天然屏障，有一大部分圍出了底部有

軟淤泥的淺潟湖；要一直到沙洲的北端，海底深度足夠才得以讓大船進出通行。」

這是湯姆生在其著作《十載遊記》中，對旗後及打狗港所作的觀察與描述；讓我們對百多年前的家鄉樣貌有更深遠、更遼闊的想像

只是，湯姆生所說的「火成岩山脈形成的裂口」似乎有誤。依據現今的一些科學文獻所載，猴山(柴山/壽山)、旗後山等的岩層，大多是屬於俗稱「碇碇石」的珊瑚礁石灰岩；不過這也無損他對打狗港的整體觀察之歷史價值。



上圖：1871 年湯姆生拍攝《打狗港景觀》的位置，應該就在旗後山上往南眺望(取自 Wellcome Collection)

下圖：上幅全景圖是由筆者將湯姆生所攝得的左右兩張原圖，用影像處理軟體盡量無縫合成。





| 左圖：1871 年湯姆生拍攝的《打狗港》（取自 Wellcome Collection）。  
若與右圖的地形對照比較，推測大約是在現今的旗津渡船頭附近的岸邊往壽山方向拍攝。

我把下載自 [Wellcome Collection](#) 網站，湯姆生所拍攝的打狗港影像存放在手機相簿裡。每當來到港區某個熟悉的景觀點時，總會調出相簿裡的相關老照片，與現地景物頻頻比對；啊！那裡應該是現在的哨船街，那個位置是旗津海水浴場，還沒出現在照片上的打狗英國領事館，未來應該是座落在山丘上的高點處…。

雖然早已了然於心不會有更新的發現，但還是每每情不自禁這樣做。

也許是一種唯有自己才能感受到的複雜心情；頗有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」來回飄蕩於今昔時空的奇妙想像與感懷吧！

## | 大港動靜

清晨佇立於旗後燈塔，我看到海上無盡的遠航，他們將遠赴舊金山、橫濱、雪梨、好望角…；正午火傘高張，我躲入哈瑪星的鳳凰樹蔭下，眯著眼看海上的銀盤閃爍發光；午後三點許，蝴蝶公主號從右方輕輕駛入，畫出數道水痕；岸邊 CG129 高雄艦、台東艦 CG133 昂首並列；傍晚在西子灣的海堤上，我以彤雲和餘暉迎接滿載思鄉的歸航；夜深了，藍眸已有朦朧醉意，我帶你去香蕉碼頭，聽輕聲細語漫波拍岸，悠悠遠處傳來船笛幾響。



| 微風輕波霞影蕩，鼓山旗后兩相望，昔日雞心礁阻擋，五更猿嘯徹淒涼，滄海桑田舊時浪，打狗高雄今日港。





| 傍晚臨港微風，風中有海的鹹味；午後陣雨後天空雲彩亮麗；偶爾遠方輕軌班車來去隆隆；駁二港區鳳凰花火紅灼眼，菩提葉輕輕搖曳滴水。

每次鐵騎總會停佇這碼頭片刻，遙望遠方 85 大樓靜止如初，輕軌蜿蜒噹噹，浮雲變化莫測，水影搖曳如幻；日夜晨昏，春夏秋冬，動靜多端。

直到那隻白鷺驚飛起我才回神過來，跨上鐵騎繼續前行…

| 我們注定在此相遇，眼神交會，彼此靜靜佇立；輕波微蕩，遠方船笛；不久我將再度啟航；你欲飛往何方？祝你一路順風… ↓

### | 哈瑪星哨船頭

跟著歷史的足跡，循著登山街、鼓波街，轉進哈瑪星哨船頭，濱線 Hamasen 在這裡轉換了時光空間；老街舊巷飄著微醺的和風，打狗驛、壽町、新濱町、湊町、山下町…；隱約看到昔日身影的斑剝，株式會社、料理亭、馬賽克、磨石子地和鐵窗花；海風偶爾吹動暖簾，也許還能聽見藝伎的聲歌。



| 初夏蟬聲才響，扁舟乘風即航，鳳凰花開濃抹…





| 鼓波淺淺拍岸，山靜、白雲、輕風，哨船頭一抹嫣紅…

想像佇立在神社表參道上極目遠眺，北大武、小琉球悠悠相望；白雲藍天艷陽碧海，鼓波輕蕩，火傘一叢一叢高張在山頭；春去夏來，秋走冬臨，哨船頭渡輪鳴笛催人。

時光在海的那一端漸行漸遠，慢慢模糊。

## | 西子灣

從哈瑪星的舊街老巷轉了進來，穿過幽暗深邃的隧道，還不及回神，一片刺眼亮光迎面撲來，霎時彷彿跳進了另一五彩繽紛的世界，有藍天、白雲、椰子樹、九重葛、榕樹和蔚藍的大海；風中飄揚著學府優雅的課鐘聲。

也許照例沿著蓮海路慢慢走到斜仔灣 Se-a-uau 觀海平臺，沿途尋找詩意靈感；但是這次卻想去高處俯視大船進出打狗港。

於是停駐鐵騎，攀梯走上十八王公廟旁的瞭望亭，極目瞭望心曠神怡卻怦跳不已～遠眺尋找什麼？一艘船、一朵雲、一片汪洋，一個悠悠的心情。你從何方來？要到哪裡去？我在西子灣這邊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樣，在彼方遠眺尋找？

西子灣是心情的一口窗，沒有框框，只有穹蒼、浮雲、汪洋和潔白的燈塔，無垠寬廣、無限想像。雄鎮北門鐵騎一台，一人靜看；看萬海貨櫃輸入港，看 CG605 旗津艦出巡；遠方有什麼訊息？你帶回來什麼故事？大家是否都安好嗎？垂釣的、騎車的、散步的、吹海風的，世界在淚影中波光粼粼。



| 一道冷氣團召喚了一場大火，焚盡隆冬的黑白與冷漠，再用梵谷調色盤上轟轟烈烈的豔紅，把西子灣的欖仁葉塗上一層熱情的色澤



Farewell, my friend.  
I wish you all the best.  
一路順風！